

往事如昨

# 我的育红班时光

刘卿

我六虚岁上育红班时，恰好碰上育红班搬到新地方，还换了新老师。这让刚上小学的二姐羡慕不已，我则欢喜不已。

新的育红班是一溜十几间新改造的砖瓦房，新木头门木头窗，连高高的院墙都是清一色的石头砌的。东边的三四间就做育红班的教室，西边一大半是知青们的宿舍。院子是通的，但有东西两扇街门，我们和知青各走各的，这就既能互不打扰，又能保障我们的活动空间足够宽敞。

二姐上育红班时，没有什么确定的上课时间，也不分什么大小班，孩子们大的领着小的，混在一起。育红班的老师是每个生产队轮流派出的两个中年大婶，负责圈拢着一帮孩子。从我们这一批孩子开始，我那高中毕业的堂姐走马上任，还有另一个初中毕业的姐姐来当老师。

堂姐长得娇小秀气，我一直跟她亲，跟屁虫似的追着她叫“小姐姐”。小姐姐第一堂课就宣布了上课和下课时间，还说往后谁也不准迟到或早退。这个我倒能接受，本来我上育红班就特别积极。但让我不能接受的是小姐姐才当上老师，就严厉地警告我不准叫她“小姐姐”了，说在育红班必须叫她老师。我不服气，不理解，她越是不让叫，我就非那样叫，我比她还犟。

每天，小姐姐早早就打开了育红班的木门，在院子里一边打扫卫生，一边等孩子们陆陆续续地到来。别的孩子都是礼貌地喊她老师，我却故意大声喊她“小姐姐”，一声不答应，就喊两声三声，常常气得她翻白眼，我才兴高采烈地混到孩子堆里去玩。

那时我们玩的游戏可多了。院子南边有一行柳树，粗粗的，很茂盛，小姐姐在两棵树之间系上结实的绳子，我们就坐在绳子上慢悠悠地荡秋千。绳子系得矮矮的，这样再小的孩子都可以坐上去，树离南院墙不远，所以秋千荡不高。荡不高的秋千也是我们的最爱，在上面荡来荡去的感觉真滋。院子的最东边，小姐姐用石头在泥地上刻出了“房子”，这又让一帮孩子可以尽情地“跳房”，翘起一只脚，跳来跳去，也能玩上半天不嫌累。秋千挨不上坐，跳房又轮不上跳，没关系，我还有个宝贝——妈妈用碎布头拼做的毽子，五颜六色的。我们几个孩子一起踢毽子或者用毽子玩丢沙包的游戏，也可以围坐一圈，用毽子玩“丢手绢”的游戏。毽子还不够玩，就用小石子“拾巴箍”……

那些特别调皮的男孩子，喜欢跑到知青那边的院子，分两派互相投掷石子，说是演八路军打鬼子。虽然知青们一般早早就下地劳动去了，但小姐姐有时也不让他们这么玩，因为不安全，可那帮男孩子就是不听。有一次，他们又互相投石子，有颗不长眼的石子飞到了我的头上。当时我正在踢毽子，我一摸头，流出了血。小姐姐吓坏了，背起我就往村里的卫生室跑。我趴在小姐姐背上，突然想到她当上育红班老师后对

我的严厉和冷漠，想到我无缘无故被打破了头，一时委屈至极，就在她背上又撕又扯，又哭又闹，鼻涕啊泪水啊愣是抹了小姐姐一后背。小姐姐只是沉默着，紧紧地驮着我，快地跑。

知青点的大孙姐姐在卫生室帮忙，我和她很熟，她极其耐心地给我处理了伤口，还跟我说回知青点后要送我盒“扑脸红”，我才慢慢停止了抽泣，平静下来。回去时，再次趴在小姐姐背上，看着她那被我抹得脏兮兮的上衣，我突然感觉不好意思起来……

从那以后，我在育红班乖乖地喊小姐姐“老师”了。

小姐姐不愧是当时村里唯一的高中生，她真有老师样。她按时喊我们进教室，一帮孩子或席地而坐，或坐在自己拿的小木凳上，还有拿着草席、蒲团的，虽然还是混坐在一起，但每个孩子都跟着老师认真地学拼音、学数数、学唱歌……谁表现好，小姐姐会用彩纸剪出一个个五角星发给他。她还说年底时，她要做那种大大的红花，奖励给最优秀的孩子。平日里小姐姐总是对我格外吝啬似的，我明明表现得够好了，她还常常绕过我不给我小星星。她私下跟我说，对我就是要更严格，免得别的小朋友说她偏心。

秋天的时候，小姐姐说，我们要为过冬做准备了。大家放学后，可以去村后的小树林捡点干树枝，等冬天生炉子用。于是，我们三两个一帮，在小树林捡干树枝，在南山坡的松树下捡松树簍子，在苞米地里刨苞米秸子根……等冬天到了，天冷了，教室后墙角堆起了好多好多的烧柴。小姐姐点起炉子，所有孩子团团围坐，听她一边讲故事，一边在炉子盖上烘着地瓜片或者几粒花生米。东西也许刚够塞牙缝的，但那些丝丝缕缕的香气在炉火的温暖里袅袅升腾，直抵心间，温暖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。

年底，我的学问大涨，能一口气顺利地数到一百，能认识每一个拼音字母，还能做简单的算术题。就这样，我凭实力在入育红班半年就得到了一朵大红花，妈妈把它挂在半柜上方的墙上，这样不管谁到我们家串门，一进房门一挑门帘一抬头，迎面就能看到那朵大红花。这让我们一家人自豪了老长时间。

有了这朵大红花的激励，我愈发努力，一边快乐玩耍一边努力学习，甚至经常跟着已经上小学的二姐学知识。在读了一年育红班后，我就急不可待地想上一年级，但那时很少有八虚岁就上小学的，而且我长得又瘦又小，大人们说我即使上了小学，也可能坐在凳子上下巴够不着课桌，脚够不着地。

九虚岁那年秋天，我欢天喜地地背起妈妈给我拼接的花布书包，一个人一溜烟跑去了小学。当时的考核是——数一百个数，我用最快的语速数完了，然后自信地看着考核老师。我彻底告别了三年的育红班生活，成为一名光荣的小学生。

## 亦师亦叔，且行且思

惟耕

那是一个桃李盛开的春日，我开车回老家，无意中路过中学母校。那天天降喜雨，一阵风把无数花瓣吹落到汽车挡风玻璃上，眼前景象瞬间模糊起来。大崮山脚下那座方方正正的校园，穿透雨雾和花瓣，映进我的视野。我走近院落，没打扰任何人，而是不由自主地背起双手，透过镂空花墙向里张望。

校园里的景象，与我就读时完全不一样了。但意识之中，仿佛有一阵高过一阵的读书声萦绕耳际，我也仿佛穿越时空，回到了那个充盈着欢乐与梦想的教室里。而那个背着手向里张望的人，已然不是我，而是班主任兼语文老师——刘相学。

在我就读的老古阿中学，刘老师的教学水平是出了名的。在那个年代，十里八乡，几乎没人不知晓其盛名。当然，他的严厉也一样被人津津乐道。

记得刚入学不久，刘老师布置的作业中，有一道题是给“看”字造句。我当时好奇心作祟，竟直接在“看”字后面加了一个感叹号，之后再加上个引号。我想，这不就是一个句子吗？

然而，当作业本发下来的时候，刘老师却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毫不留情地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，让我好多天都不敢抬眼看他。也正是那一次经历，让我真正见识了他的威严，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有些调皮捣蛋的学生背地里称他为“阎王”了。我却不忍这样称呼他，不但因为我们是来自同一个村的同姓家族，论辈分得叫他叔，更因为他是一名老师。

那时，每年春节，他都会到我家里去。父亲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，总会把我叫到跟前，对我说：“师徒如父子！师父师父，老师如父；叔父叔父，叔也是父。”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除了对刘老师心存敬畏之外，没有半点儿惧怕。因为，他虽以严厉闻名，但从未打过学生。

有一件事留在我记忆深处，难以忘怀。那是一个课间，我们五六个男同学打闹着来到了校外的土路上，竟没听见上课的钟声。刘老师的办公室与土路仅有一墙之隔，他可能是听到了我们的嬉闹声，便走出校门，径直朝我们走来。

一看见老师的身影，玩伴们迅速作鸟兽散，绕开他跑回校园。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竟自作聪明地翻身跳进路边干涸的水沟，趴在靠近土路的一侧，大气不敢喘。

不一会儿，我就听见了土路上传来熟悉的脚步声，轻微的脚步声在我的头顶上方停了下来。那一刻，世间一切好像静止下来，我不敢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一场什么样的疾风骤雨。然而，大约半支烟的工夫，脚步声忽又响起，并伴随着

一声干咳渐渐远去。

我如释重负，急忙爬起来，来不及拍打身上的泥土与草屑，飞速跑回教室。那是一节自习课，我坐下不久，他才走了进来，我稍稍平静的心立刻又悬到半空。他背着手，顺着里面那排过道走走停停，最后来到我的身边。我的心再一次提到嗓子眼上，表面上在认真看习题，实际上心中波浪翻涌。

这时，一只手在我的头发上动了一下。于是，我的课桌上就多出了一枚长着许多倒刺的苍耳，格外刺眼。不用说，一定是我“藏”在沟里时，粘在头发上的。我顿感无地自容，他却什么也没说，像往常一样背起手，慢慢走出教室。

从这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中学走出穷山沟的年轻人，可谓数不胜数。这与当年以刘老师为代表的教师队伍所倡导的人生理念密不可分，印象中他们说过同样的话：“上学放学的路上，别只顾低头走路，也好好想想课堂上的内容，想想未来的人生道路，总不能永远待在山沟沟里。即使走不出去，也得有知识来改变山沟的面貌吧！”

我初中毕业拿到中专录取通知书时，父亲第一时间把刘老师请到家里来。谢师宴上，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今天，你只是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，往后的路还长着呢。还是那句话，‘别只顾低头走路’，除了规划人生，凡事还要三思而后行。”

就是这一句激励人心的话语，让我对“且行且思”这个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直到今天，我仍然在工作和生活中，践行着“且行且思”这个充满奥妙的人生哲理。也是这句话，让如今的这片山村，因为他的学生或者是他学生的学生，有了更多的文化知识和创造力，变得更加美好。

回过神来，我来到穿过山腰的公路上，透过车窗望向四周广袤的田野。春风过处，桃李芬芳；细雨之中，燕燕于飞；四通八达的硬化山路，将无数块不规则的梯田、碧玉般的水库和红砖黛瓦的村庄连接在一起，像一幅完美的巨型拼图铺展在我的眼前。

回到老家的第二天，年近九旬的母亲听说我要去看望刘老师，便央求我开车拉着她，执意同去。没想到刘老师旧病复发，又去住院了，是婶母接待的我们。

进了屋子，母亲与婶母拉家常，我则凝视着东墙上那幅镶着金边的锦旗。这是刘老师退休后，一群学生凑钱制作并送上门来的。记得上次来看望他时，他指着锦旗说：“这是我一生中，至高无上的荣耀啊！”此刻，想起他那张被锦旗映红的笑脸，再回想当年课桌上那枚带刺的苍耳，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扎了我一下，不是疼，而是一股催人奋进的力量。